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FREUD
弗洛伊德

[美] 迈克尔·S. 特鲁普 著
MICHAEL S. TRUPP, M.D.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Freud

弗洛伊德

[美]迈克尔·S. 特鲁普 著

李超杰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Freud, ISBN 981 - 240 - 762 - 6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美)特鲁普(Trupp, M.S.)著;李超杰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 - 101 - 03249 - 4

I . 弗… II . ①特…②李… III . 弗洛伊德, S.(1856~1939)
—精神分析 IV . B84 -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863 号

书 名	弗洛伊德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迈克尔·S·特鲁普
译 者	李超杰
责任编辑	董慧洁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 ¹ / ₂ 字数 7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3249 - 4/B · 335
定 价	8.00 元

序

设想一下约 30 亿年前我们这个星球的情形：一颗在硫黄色的大气中旋转的冷却的行星，在其广袤无际的表面上，惟一可见的生命是覆盖其上的蓝绿色水藻。而且，地球还要这样持续 1000 万年：蓝绿的、旋转的、冷却的……

设想这样一个时代（实际上就是昨天）：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心灵尚未根据意识和潜意识这些进化要素加以概念化，幻想、象征和文字被视为彼此孤立的实体，梦和莫名其妙的恐惧尚无“意义”，情感创伤只是模糊地得以确认（如果它曾经得到确认的话），超我尚不具名，俄狄浦斯只是古代的戏剧，本能和乱伦在对人类情感问题的解释中尚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压制只是国王对农奴（以及农奴对农民）的举动……

一个“身”“心”尚未真正结合的时代。

一个隐喻尚未被视为“心灵”钥匙的时代。

一个前弗洛伊德时代。

目 录

序.....	1
导论.....	1
1.你是谁?	4
2.创伤	27
3.词与物	38
4.双边性	69
5.反射镜不可能是摄影底片	85
参考书目	101

导 论

“我将完全忽略下述事实：我们在此所关注的精神装置还是以一种解剖学准备的形式为我们所知。我也将小心地避免下述诱惑：以任何解剖学方式确定心理位置。我将停留于心理学基础之上，并且只提议遵循下述建议：我们应当把实施我们精神功能的工具刻画为类似一种复式显微镜、一种照相器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心理位置将相当于在此器材中一个景象的一个初始阶段得以出现的那个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显微镜和望远镜中，这些阶段部分地出现于若干理想的点或区域，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可触知的“器材零件”。

——《梦的解析》第7章，见《标准版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第5卷，1990年版，第536页。

在过去的30年中，当代技术特别是与计算机相关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影响深广和惊人的。我们现在栖居于一个“全新”的理智风景之中，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用以探查事物本质的无穷尽共鸣性知识也在不断产生。

现在,对于最复杂的神秘现象的深入研究已司空见惯,这种研究或是指向无穷的宇宙,或是指向小到栖居于“概念”和“事物”无穷小边缘之上的逊原子实体。

在观念和实验的这种爆炸性渗透中,没有任何既定的信念“体系”是神圣不可冒犯的,这是天经地义。实际上,很多新近兴起的研究都呈现出共同的特点: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与早已确立的观点相矛盾,或者暴露出这些观点的严重简单化倾向。

本书所要处理的人类精神功能领域,如大脑想象、心理药理学追踪和对动物行为的生物遗传学控制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应用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发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这是前一辈学者没有料到,甚至没有梦想到的。

例如,就在本书进入最后一稿时,《科学》杂志发表了下述看来不可辩驳的证据,大意是:在成年猕猴的大脑中,新细胞有规律地产生。当它们从“深”脑迁徙至“更高的”皮质区域时,这些细胞便趋于成熟。如果像看上去那样,这种神经生物学也适用于人,那么,对我们关于脑结构和过程的标准的理解进行重大的重新构造便势在必行。因为自希波克拉底以来,医生和脑专家们所接受的教育一直是:虽然经过“正常的”消耗,我们成熟的脑细胞数量可以减少,但这些损失却不能得到补偿。当然,这些“新的”迁徙性脑细胞的作用与功能目前尚不为我们所知。因此,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这种研究事件是革命性的,并有可能标志着一种既定的神经科学范式的瓦解。

就本世纪大部分时间而言,关于人的动力和心理的——其“燃料”、“重点”和模式——居支配地位的说明性理论,一直属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创立的一个重要的心

理学科——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把人的经验的每一方面都视为其合法的范围：“正常的”、“变态的”以及所有的点、细微差别和中间位置。儿童的发展、情感的本质、人的主体性、清醒和睡眠状态的生命、群体的进化、文明、神话、幻想、艺术、冲突与症候等，所有这些“分别地”和“共同地”构成了精神分析思考和论述的基础与材料。

弗洛伊德的很多观察(但决不是全部)产生于这样的“心理分析场景”：在一个光线适中的诊室，具有某种精神病症候的患者斜靠在沙发上，分析学家则坐在患者正后方看不见的地方。经过这种安排，分析学家鼓励患者(精神分析对象)尽可能自由地报告自发地进入他或她脑海的每一件事，甚至那些看起来令人厌恶的、窘迫的、荒谬的或不完整的观念(这些观念特别重要)。这种努力被称为“自由联想”，同时也是心理分析观察的基石和其获取信息的技术。

我们将在后面思考这一模式的复杂性及其派生物，但在此我们要为其“勾勒”一个大概，目的在于把它表面上的简单设计与当今身心研究中通常采用的卓越的技术整体加以对比。

这种几乎是家常形式的“低技术”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其假设性的副产品，仍然在人类理解领域保持其传统的中心地位吗？出生于1856年以前的弗洛伊德是否成功地预示或预见了当代神经科学的很多进展？抑或心理分析现在所提出的只是虽然颇为有趣、志向远大，但却愈来愈成为古董的一种人类心理学模式？

让我们“看看”再说。

1

你是谁？

甚至要知觉到我们通常不注意的体内现象或其他感觉也需要实践。尽管没有心理动机反对这些知觉，情况也是如此。要想抓住“不自觉的观念”显然更加困难。

——同上书，第 522—523 页。

你正在阅读本书。你也许是高中生或大学生，每天一直这样阅读已经很多年了。阅读能力是一种复杂而不寻常的能力，我们将进一步对其详加考察。眼下，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你是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那么与英语是第二、第三或第四语言的读者相比，你在阅读时大脑的运作方式很可能有所不同。如果英语是你的第一语言，大约 4 岁后你又学了一种或更多种语言，这不属于上述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你的多种语言能力不会明显地使你的大脑图像不同于只读一种语言的读者。如果英语是你的惟一语言，而你又患有若干注意障碍（可能源于神经组织，并且侵袭总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那么与“一般”读者相比，你进行阅读的大脑在运作上将

多少会有所不同。

如果某人问你眼下“你”在做什么,你可能正确地回答正在“阅读”。的确如此。但那并不是——到目前为止——你在“做”的全部。你可能以某种对你来说舒适的姿势坐在或躺在你的书桌旁或图书馆里,这种姿势的选择看起来可能是相当“普通”或任意的。但这是一个错觉。事实上,无论从神经病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主观上看,保持一个特殊的姿势都是一项十分“繁忙”和独特的任务。

例如,如果你习惯以从左向右的方式交叉你的双腿或双踝,现在试着从右向左重新组织这个结构,你会感到极为不同,可能有点奇特、不适或“不对劲”。你同样可以注意到,阅读时你的头和颈总是保持“理想的”角度。如果情况允许,把你的姿势排列与周围从事同样活动的某人进行比较,你很可能注意到许多差别,从而把你们二人区别开来,你们具有不同的姿势“特征”。

把你左右手的手指交错对插,你会自动地以下述方式完成这一动作:这个或那个拇指在上,现在,让手指对插,以便让另一个拇指在上,同样你会感到极为不同——不“对劲”。

在你“放松”和阅读的时候,你感到你是静止不动的。其实在这些“平静”的时期,你从未完全“静止”。例如,当你“放松”下来看一部电影时,实际上随着银幕上的“动作”和音乐背景类型的变化,你健全的肌肉可能变得十分活跃。除了定期的深度肌肉放松外,甚至在你睡觉时,大大小小的肌肉也总是处于运动之中。无论是睡还是醒,是运动还是静止,复杂的肌骨作用、肌肉紧张和放松状态不断地以一种“跳舞”的方式形成和再形成。你的皮肤、肌肉、骨头附着物以及四处蔓延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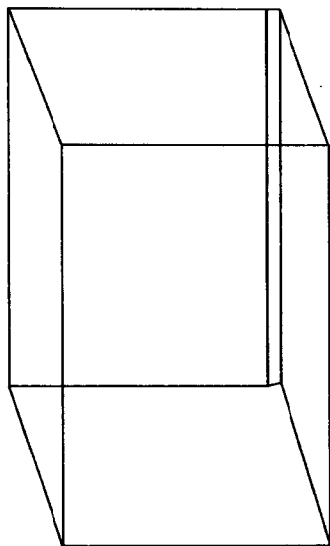
经细胞中的温度和压力传感器,都发出和接收一股信息流,在大脑、脊髓和身体表面间密集而复杂地共振。

同样的动力遍布你的视觉系统。你每分钟眨 20 次眼以保持你的眼球的水份。两个眼睛均以快速双边“痉挛”的方式运动,即使在它们正式处于“休息”状态时也是一样。这些动作与阅读、追踪一个运动物体、睡眠中“观看”梦中事件时眼睛的长时间浏览式运动极为不同。

在睡眠中,你的眼睛和你的肢体一样频繁地运动。在常规的睡眠阶段,你的身体因深度的肌肉放松而处于“麻痹”状态。但就在这个总体的休止期内,你的眼睛却异常“忙碌”。你的脑电波表明:在睡眠中,你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醒来”,并对梦进行一番“审查”(尽管你仍在睡觉)。一个观察者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你闭合的眼睑下面你的眼睛在运动,从而知道你正在做梦。

这是著名的光学错觉内克立方形的一个变形。眼光集中于“双条纹”线条的上边,这个“盒子”很可能朝着向左的方向突出。闭上眼,睁开再看,快速眨眼,该图形很可能会恢复其“原始的”空间结构。注意一下线条是如何从右向左“转动”的。你“繁忙”的动态知觉装置已对该图形“有所作为”,没有任何自觉意识的参与。

也许在阅读本页书时,你正在吃苹果(一片比萨饼、一块巧克力或花生)。每一个这样的辅助活动都可被称为一种“小吃”。但每一个活动都是一个惟一的经验。如果你特别醉心于我的解释,你也许不会有意识地注意食物的特殊性质。然而,每一种小吃都必须由你的上胃肠道系统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而且,每一种小吃都将通过特定的组织如嗅觉、味



觉和化学、热量组织传送极为不同的感受性。

一个异性爱的男性读者也许正在他女朋友身旁。可能她最近刚刚用一种带有特殊气味的洗发水洗了头。除了这些“气味”之外，她的身体还散发出反映她月经周期的信息素和无味信息。不过，这些分子被位于男性鼻组织上部的一个特殊器官所接收。他并未意识到这些“无声”的信息，但他的性腺则有所察觉。

也许更好理解的是，钟表上的时刻、光线的类型和层次、房子空间的大小和结构及其“静”、“闹”程度，都被读者的脑一心一身自动地、无意识地 and 有机地加以登记、组织和整合。这几个例子根本不能说明身一心整合功能的全部复杂性和同时性。

呼吸、心跳、体液中糖份和矿物水平的维持，大量荷尔蒙

的产生和分布,高度复杂的血液和免疫网络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严密地同时发生并积极地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生物胚胎形成后不久便已开始,直至生物体死亡(有些影响甚至在生物体死亡之后还要持续若干小时)。

可见,这个具有特殊的性质、风格和特征,具有无以计数的部分和过程以及无限功效的活生生的生理宇宙,以一种静默的综合方式在运行。在大部分情况下,它根本不为你所知。然而,一旦其精巧的平衡被病毒的侵袭、神经表面绝缘层的丧失、主要血管的堵塞或肌肉系统所遭受的进攻所破坏,这种完美性的全部或部分就可能丧失。

这个特殊的“身体”、它的运作方式、“商标”和维度就是“你”,就如同这样的事实也是你一样:你 1980 年出生于底特律,是一个专利代理人最小的孩子且是其独子(或诸如此类)。

但是,你也许会说:“那又怎么样?”这些固有机制为生物及其生物系统所共有。甚至一个原生动物在其生存和生殖探索中也能应对一个高度复杂的环境。虽然是单细胞生物,但一个草履虫也能够人为和自然环境下“学会”避免(或接近)一个特殊频率或波长的光线或声音,或具有特殊化学结构的液体。你可能补充道,如果把 E. Coli 这种重要细菌的遗传密码记录下来,大概会写满像曼哈顿地区电话号码簿那样厚的一大本。

让我们停下来对这个谜进行一番沉思。人与“低等”动物——甚至小动物——本质上都分享“生物”及其复杂的适应性电容。

如果我们人类在事物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希望我们不要陶醉于这种自我迷恋之中),对这种生物共同体的考察能

够说明人之“最高的”和最独特的能力吗？就是说，是否甚至维持简单动物生命的动力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生命包括人的精神生命的功能？

弗洛伊德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建立联系

这里是一些进一步的“练习”，以便帮助你“接收”心一身连续体。

(1)中断你的阅读，或躺在一间昏暗的房间中。连续回想曾“出现于你心头”的随便什么东西。你会注意到：你的思想现在具有更多的表象性质，并越来越“图像化”。这些思想还将有更大的“流动性”，并连结各种记忆，有些与主题相关，有些则看上去毫不相干。

(2)回忆一种“理想的”性经验。注意你的身体反应：心律加快和生殖器反应。

(3)想一下当今生活中的一些极为沮丧的方面(如第三世界国家战争中的遇难儿童或野生物种及其栖息地的无情消失)。注意一下几秒钟以后你如何倾向于“开小差”而转向其他事物。

(4)回想一次个人的、极度丢脸的经历和失败。注意一下你如何必须努力才能记起它。你“脸红了”吗？

(5)有意地笑一下。你的思想会因此呈现一种愉快的气息吗？

(6)有意地皱皱眉或撇一撇你的嘴角。这会引发“不愉快的”思想吗？

(7)让一位朋友从 20 米处扔给你一个网球。用一只手抓住它。你是怎样抓的？

(8)用你的优势肘在一块布满粉笔粉尘的黑板上写下你的名字(或者,在海边用你的大脚趾在潮湿的沙滩上完成同样的动作)。虽然以前可能未做过这种练习因而显得有些笨拙,但两个任务不仅极为“容易”,而且结果是这个签名总会体现出你自己的风格。试着用你的非优势脚趾和肘做同样的练习(结果还是一样)。

弗洛伊德的位置

首先,有外部自然界,其次有外在的神。后者对每一个事件——不管是大是小,是人类事务还是其他——都施加着无限的和惟一的影响。

长久以来,这些全能的主宰者势力渐小,但在细节上仍和上帝一样,在人类“存在”的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过去只有神的起源问题,现在则有“善”与“恶”、热情的狂乱和冷静的明智等问题,在这个内部的——也是永恒的——“心灵”中翻来复去。

科学虽然从历史上看是一种晚近的现象,但它却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后起之秀。它不承认神,只承认物理现象,并且,很快就将心灵降级为身体的复杂活动。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实际上,在事物系统中是没有时间的),更是把它降为一个特殊的身位部位——大脑。

正如前启蒙运动时期,教会的红衣主教们探寻心灵的性质和特征一样(例如,人的永恒精神可以免于宗教裁判所的净

化之火吗?),科学的宠儿们过去和现在则一直在探究“大脑”的中心和功能。

到了19世纪早期,科学已经确信:除了精神的变化之外,脑创伤、中风、严重金属中毒、酒精中毒、甲状腺功能亢进、梅毒和高烧,都可以引发精神失常和行为上的以及人格上的改变。各种类型的脑部症候现在都可以在活着的患者身上准确地加以诊断并通过尸体解剖加以证实。脑肿瘤及其他脑部疾患如动脉瘤有时可以在起初被诊断为精神错乱的病人身上发现。

神经病学家过去常常惊异于非常重要的精神能力如何可以经受大面积的创伤之后仍被保存下来。在这些情况中同样令人困惑的是疾病无序发作(这本身就是一个谜)的在场或不在场。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死前精神心理病理学的在场与不在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次在日俄战争(1906)中投入使用的高速步枪和钢壳子弹的发明,为临床精神病学带来了好处。由这些快速、离散性子弹造成穿透性头外伤的士兵常常可以幸存下来,而早先由更慢、“更软”的武器伤及头部的士兵则往往会丧命。现在,人们可以史无前例地从神经病学角度在细节上对这些脑伤幸存者进行研究。这些评价常常包含着对理智、知觉、情绪、记忆以及有关“人格”的其他很多方面的系统评论。

在弗洛伊德以前,关于精神病居支配地位的理论——关于游动子宫、恶魔附体以及“过度手淫”的说法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系列不确定的、假定的畸形大脑的产物。这些缺陷在越来越复杂的层次上被认为是(假定的)感染以及整个

神经系统或其他身体器官的脆弱性所致。它们较少与组织相关,而更多是心灵方面的疾患,如家族遗传、种族“感染”或特异体质造成的“判断”、“意志”或“能量”方面的缺陷。

到19世纪晚期,X光设备、显微镜的改进以及记录脑电活动的新仪器都进一步提高了医疗诊断能力。然而,这些诊疗手段对于“纯”精神障碍即当时的技术发现不了的“器质性”病变并未给出多少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就是20世纪早期德国的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e Kraepelin)和瑞士的欧根·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对精神病医院患者进行诊断调查时的情形。他们的工作仿佛巧妙地应付了心理病理学“理论”,而代之以对可能决定这种或那种精神失常的症候群的关注,从而确立了标准的精神状况调查。这一评估后来成了现代临床精神病学的基本“单元”,并在美国被确立为“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统计手册的核心内容。应当指出的是,它只是一个纲要,在病原学思考方面尚嫌不足。

因此,布洛伊勒和克雷佩林成功地只依据临床表现来诊断具有重要特征的精神病。事实上,这种研究方法当时的很多医学研究并无多大区别。在缺少对很多潜在物理过程基本理解的情况下,一些经验丰富的医生写出了大量描述性的文献,专门用于对病房进行精确细致的表面观察。

克雷佩林的观念依赖于病人历史上的若干模式(不管是观察到的还是报告给他的)以及研究期间患者的感觉中枢状况。这一方法的另一成就是,在临床上把以前称为早年痴呆症的巨大精神分裂症“群体”从一般的精神病院患者“群体”中区分出来,后者包括麻痹性痴呆、“躁狂者”、“忧郁症患者”、真正的“器质性”精神错乱以及精神障碍性精神错乱。